

(一)

# 臺灣多族史觀的匯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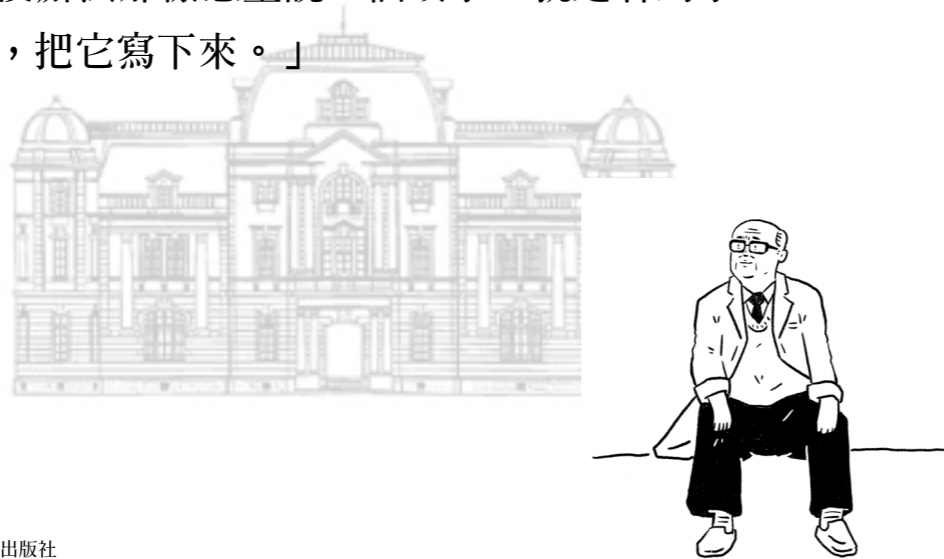
| 作家與談

— 訪《傀儡花》陳耀昌

## Yao-Chang Chen Interview: The Story I Saw

| Talk to Writer

「我沒辦法那樣憑空說一個故事，就是看到了什麼，把它寫下來。」



Text by 林芳儀 (特約撰述)  
Illustration by 宋政傑  
Images by 公共電視、陳耀昌、各出版社

臺灣眾族群之間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，亦有各自特殊的文化。陳耀昌筆下的人物，帶著各自的血統及其所屬的地域，和其他族群產生互動。他採用多元視角，將原住民各族、洋人、日本人、清國人的心跡並陳，勾勒出一個時代多面、完整的樣貌。集大成的《傀儡花》為他贏得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的「臺灣文學獎」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。

陳耀昌，作為一名醫師跨界到歷史小說家，考究程度絲毫不輸給歷史學者。2004年，他發現家族祖先當中有個荷蘭嬭，意外開啟了書寫歷史小說的新旅程。從追溯自身淵源，到關注臺灣族群處境，陳耀昌搜遍各種史料，並實地走訪。他說：「我們做醫生的講求證據，要知道事件的相對位置，確認從一地到另一地相差幾公尺，花多少時間抵達。」正是這般精神，讓他寫出史書般的小說。

很「土」的文字，很「真」的畫面

「我的文字很『土』，沒有多餘的美化，也不會寫純文學的那種意境。」陳耀昌笑著說。他的文字樸實，字裡行間都是真實的歷史細節。不同於文學家將歷史作為背景，拿想像力駕馭文字，陳耀昌說：「我沒辦法那樣憑空說一個故事，就是看到了什麼，把它寫下來。」他說話一如他的文字，簡單直接，又豐滿熱切。談及情節安排、史料化為文字的過程，陳耀昌表示腦海裡自然有些畫面，並無特別多想；而提及他所書寫的歷史事件時，則一一細數相關細節，分享蒐集各方史料之後，如何判別正確的資訊，發現疑點。

面對史料，陳耀昌的熱切之情溢於言表。他說：「我的目的不是寫小說，而是寫歷史。用小說的方式呈現，會有更多人願意來了解這段歷史。」陳耀昌從未脫離史實而寫，對於史料中未提及，他所創造的角色和事件，他稱之為「串場」而非「虛構」，唯將資料裡簡單一句話的描述，加以擴充，揣想其中的曲折離奇。而這份揣想也有所依據，會以當時時空背景，該族群的文化民俗，編織出合理的情節，填補歷史文字之間的空白，重現過去的生活圖景。

陳耀昌的作品裡，還有詳盡豐富的場景描寫，除了參考那個時代留下來的圖畫，他會在實地訪查時，觀察附近生長的花草，地形地貌，讓筆下的畫面趨近於真實，更有臨場感。他是如此著力於「還原」過去的樣貌，拿現在的資源去拼湊，連結臺灣古今，完整了臺灣各族群的記憶。

在蒐集史料方面，洋人、漢人的記述和官方文書較多，缺乏原住民觀點的資料。陳耀昌說，比如當時的航海日記非常詳細，包括船行駛到哪個方位、水深等資訊，都記載得非常詳細。較難蒐集的是原住民的部分，因為很少書面資料，再加上口傳內容也沒有關於戰爭的細節，所以做田野調查時，能夠實際得知的通常只有部落的文化風俗，包括部落內的階級關係，以及部落間的關係。因此，當陳耀昌在描寫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、戰役時，雖然有很多戰爭相關文書可以參考，卻非原住民的角度，僅能仰賴漢人、洋人的記述，以及他們的軍情報告得知戰爭細節，諸如地點、人數……等資料，再以原住民文化來揣摩，描繪出他們眼中的各種戰役。

## 小說的視角，土地的主角

陳耀昌將臺灣這塊土地寫得鮮活靈動，很大一部分著重於原住民生活及其心緒。他說：「並不是我特別選擇用他們的視角，而是綜觀臺灣的歷史就可以知道，原住民本來就是這片土地的主角。」陳耀昌拋開官方加諸的評判，以土地的原所有者展開故事，將荷蘭、日本以及清國都視為外來者。往日「開山撫番」是清國的說法，從「未管理」到「開始管理」，淡化了「侵略」的意涵。而陳耀昌視之為侵略的過程，原住民強制「被開山撫番」。此前他們並非不受管理，而是自成一套管理系統，陳耀昌以平等的視角看待各種文化及治理方式，書寫各族群間的合作、較勁、友好、敵意。臺灣史慣常倚重漢人觀點，除了平埔族外，更鮮少深入高山原住民區域的生活圖景。陳耀昌將原住民「一體」的形象拆解開來，細細描繪部落之間的管理及外交模式，突出各族群的特色。不過事實上，他特別補充說道：「其實我並未僅偏重原住民，也常有清國人、美國人、日本人的視角，只是以前這些歷史事件被書寫時，幾無原住民觀點，因此當我補足這一塊，便顯得特別偏重於此了。」

《傀儡花》當中的主角蝶妹，是陳耀昌精心安排的「串場」，藉由她的足跡，串連起當時屏東、高雄、臺南一帶；又讓她承襲排灣族及客家人兩族的血脈，跟隨英國人習醫，說服美國人停止攻打排灣族，最後與平埔族人結婚，成為各族群匯流的端點。蝶妹這個角色的際遇，儼然是一連串臺灣族群發展史，她的存在象徵著臺灣的狀態。陳耀昌原先設想過蝶妹的三、四種結局，其中一種是讓她死去，然而由於這個角色帶有如此重大的隱喻，陳耀昌終於還是不忍，最後選擇了明朗的結局，象徵臺灣各族間共榮的希望。



陳耀昌。

## 從家族到國族，寫作的長河

2009年，陳耀昌著手書寫他的第一部歷史小說——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。一出手便交出一部大長篇，讓人不禁感到驚奇。他說：「其實寫短篇歷史小說才困難，原先也沒有料想到這麼大的篇幅，只是在蒐集史料撰寫的過程中，持續挖掘出更多龐雜的細節，不知不覺便成了大長篇。」

比起《傀儡花》、《獅頭花》、《苦楝花》這個「花系列」，陳耀昌還是最喜歡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。促使他書寫的動力，是追尋家族的源頭，以切身經驗親近臺灣史，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連繫起陳耀昌對家族的情感，以及對土地的感情。由於家族裡有個荷蘭嬖，陳耀昌重頭檢視荷治及鄭氏時期的歷史，一直以來臺灣人遭荷人欺壓，由鄭成功解救的歷史深植人心，他想做個「平反」，採用不同的角度描繪，平衡荷人的形象。此外，陳耀昌說：「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是臺灣變成現在這個社會的重要歷程，從三個族群的社會走向漢人社會，是臺灣族群變化的關鍵。」

追溯家族源頭，為祖先平反的初心，帶領陳耀昌步入臺灣族群書寫的領域，埋頭梳理各族群間的互動關係。接著，他的關懷重心逐漸轉移到臺灣原住民身上，欲補上原住民視角，建構出臺灣多元史觀。以眾多原住民視角交織而成的《傀儡花》，在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尚未完成之時，便已然成形。陳耀昌剛開始寫《傀儡花》，並未明確規劃為一系列，中途設想過其他題材，甚至將撰了20萬字的稿子作廢，才陸續生成《獅頭花》和《苦楝花》。最後，他將這三部小說的基調訂為「開山撫番」，分別揭露出原住民「被開山撫番」的不同階段：《傀儡花》是前傳，寫羅妹號事件，國際強權開始覬覦原住民；《獅頭花》是本傳，寫獅頭社戰役，開山撫番打的第一場仗；《苦楝花》是後傳，寫清軍侵略原住民的各種行徑。

從家族到國族，陳耀昌的關懷視角逐步擴大，從醫學到歷史，再藉由歷史，探問現在與未來。他關注原住民轉型正義，提出訂立「臺灣感恩節」的想法，期望臺灣正視原住民的歷史傷痕，步入真正多元包容的社會。



## 陳耀昌作品年表



## 陳耀昌

臺灣知名醫師與作家。在醫學方面以血液疾病與骨髓細胞研究聞名，曾於 1983 年完成臺灣第一例的骨髓移植，行醫同時撰寫專欄，集結出版數本著作，包括《冷血刺客之台灣秘帖》與《島嶼 DNA》等，亦成立臺大法醫學研究所，催生「法醫師法」跨足政壇，曾合著《法醫師法：催生與創新》。在醫學上，陳耀昌開拓幹細胞研究；在文學上，他追溯島嶼民族的歷史，先後出版多部立基於臺灣史實的小說，其中《獅子花 1875》獲新臺灣和平基金會臺灣歷史小說獎佳作、《傀儡花》獲臺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，改編電視劇將於公視播出。

## 躍然紙上，文字之外的風景

剛剛殺青的《傀儡花（暫定）》躍上銀幕，由曹瑞原執導，改編為電視劇，對陳耀昌以及整個臺灣而言，都具有重大意義。

事實上，陳耀昌的敘事方式，一直都有鮮活的畫面感，藉由實地考察和前人繪製的插圖，勾勒出一幕又一幕生活圖景。《傀儡花》當中的李仙得，是臺灣首次與他國訂立條約的關鍵人物，因其形象鮮明，有戰爭與愛情的元素，陳耀昌認為，翻拍成電影也甚為適合。此外，陳耀昌也透露，在書寫《福爾摩沙三族記》時，因跨越荷治到鄭氏家族統治時期，長達三十餘年，他有意識地用電視劇分集切割的方式，去鋪排每一個段落，足見陳耀昌編排故事的用心和謹慎。

而在《苦楝花》這一部，陳耀昌做了新嘗試，一改過往大長篇的寫法，分為三個短篇故事。其中〈奇密花〉、〈大庄阿桃〉兩則為短篇小說，〈苦楝花〉則以劇本方式呈現。陳耀昌認為，用劇本的形式呈現，更能還原撒奇萊雅族人的聲音，忠於他們當時的生活和心緒，還說：「原住民遭到清國侵略的情景，令我聯想到希臘悲劇。」因此，他也期待〈苦楝花〉有成為舞臺劇的一天，演出原住民的悲歌，唱出原住民的心聲。

臺灣外交源頭的追尋  
——《傀儡花》導讀

出版社：印刻文學 | 出版年份：2016 年

“Lady the Butterfly”  
The Quest of Diplomacy of Taiwan

蝶妹和文杰，一對半番半客的兄妹，從小生活在瑯嶠（今屏東枋寮以南）。父母過世之後，兄妹投奔社平埔大聚落社寮（今屏東射寮），受到頭人（頭目）棉仔的照顧，從此展開一連串不同的際遇。妹妹蝶妹成為洋人的翻譯，又學習西方醫術；哥哥文杰成為斯卡羅族大股頭的養子，學習部落管理。而美國駐廈門領事李讓禮（李仙得），為了處理 1867 年羅妹號事件所產生的糾紛，來到瑯嶠，接觸到清國人、英國人、土生仔（平埔族）、客家人、福佬人、傀儡山生番（排灣族）各族群，進行一番交流及角力。

本書的中心在美國人和臺灣原住民生番簽訂條約的過程，李讓禮和斯卡羅族大股頭（大頭目）卓杞篤（Tou-ke-tok），為各自所屬的族群爭取權利，過程中也牽扯到其他各族群的利益糾葛。為了不讓土地染上鮮血，為了母族的安居，蝶妹和文杰雙邊奔走，成為兩造締約的關鍵角色。

## 《傀儡花（暫定）》劇照大公開

由擅長改編文學作品的金鐘獎導演曹瑞原執導的《傀儡花（暫定）》改編自同名作品《傀儡花》已在今年初殺青，目前正在後製與尋求新劇名的階段，將在公共電視首映，也是公視首部歷史大劇。故事將會圍繞在蝶妹（溫貞菱）、李仙得（法比歐）以及蝶妹的弟弟阿杰（黃遠）等人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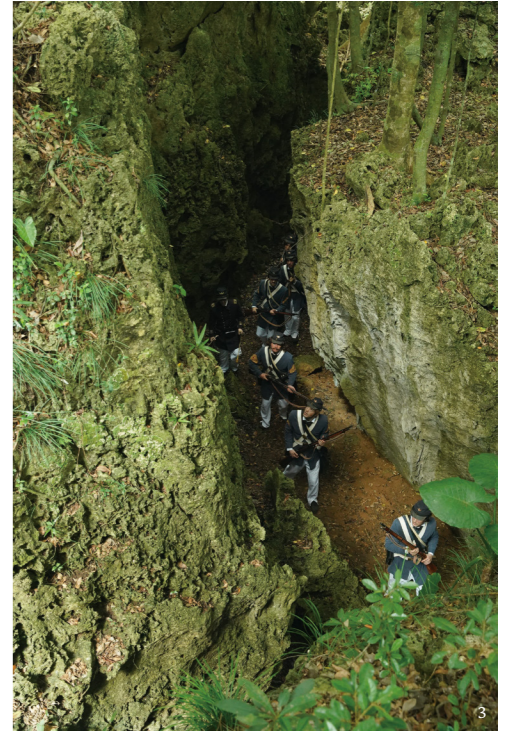
### 劇情大綱

1867年，美國商船「羅妹號」（Rover）在恆春半島南端外海發生船難，船員登岸求生，因誤闖原住民領地遭滅首，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奉命前往調查。

隨著李仙得南下探查，半島跟著風起雲湧，部落、閩、客、平埔之間本即不甚穩定的平衡，更加岌岌可危。

而跟隨李仙得南下擔任翻譯的蝶妹與弟弟阿杰，也在事件過程中發現自己的身世，逐漸找回對部落的認同。

最後，憑藉過人的智慧與勇氣，最終斯卡羅大股頭卓杞篤（Tou-ke-tok）與李仙得簽下了臺灣第一份國際性的和平親善盟約——「南岬之盟」，化解紛爭。



1 溫貞菱（右）在劇中飾演「蝶妹」，需要能講排灣語、英語、客家話、閩南話等，反映當時的族群往來。

2 法比歐在劇中飾演法裔美國駐廈門領事「李仙得」。

3 & 4 小說《傀儡花》的歷史背景出自1867年發生在恆春半島的「羅妹號事件」，導演曹瑞原為忠實呈現，主場景全在屏東實地拍攝。